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之四

集錄

遵堯錄三

真宗

真宗咸平中帝以邊兵未息手札付宰相樞密陳禦邊  
之計李沆等或請以鎮定高陽三路之兵會而為一  
以當衝要或請三路各令防扞或以鎮定兵陳於定  
州之北又移高陽兵於寧邊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  
發丁壯備城彌縫其闕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  
殿內出陣圖諭之曰今賊勢未息尤用防備屯兵雖  
多須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

並會定州夾河為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立柵賊來  
堅守勿追以伺便宜大陣則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  
兵接戰勿離隊伍務在持重然後分遣魏能白守素  
張銳領騎六千屯威虜軍楊延昭張延禧李懷岳領  
騎五千屯保州田敏揚凝石延福領騎五千屯北平  
寨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鬪待其氣衰據城誘戰使其  
奔命不暇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  
延昭會使腹背皆受其敵乘便掩殺若不攻定州縱  
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  
雄霸破虜以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  
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

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  
三路騎兵會擊又命石普盧文壽王守俊領兵二萬  
屯莫州俟戎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襲擊斷其西山之  
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  
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  
天雄命石保吉鎮之以張策勢朕雖經畫如此以付  
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沆曰  
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且大戎猖獗非陛下制勝於內  
諸將奉稟成筭分禦邊要實未易驅攘今脣略裁制  
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明年北戎大寇邊捍  
禦之兵悉用此制及駕幸澶淵王師射殺戎將撻覽



否以邊城遠近要害分命治之庶保寧靜卿等當更  
詳議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  
從之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移齊州以西上閣門使河北安撫  
副使李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承矩以老病求  
解邊任帝令自擇其代表薦允則遂命之

真宗嘗謂馬知節曰知卿久在邊防卿言禦戎之術何  
者為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亘雖長據其要害以扼  
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  
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待其疲弊時以奇兵輕騎  
逼而擾之彼將顛覆不暇今之將帥喜用騎兵以多

為勝臣謂善用騎兵

以多為貴但能設伏觀戎

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  
而攻之常依城邑為旋師之所無不捷矣

真宗即位首下詔書求治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  
以警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增添事務苛細爲利亦  
有自陳勞績者多是過行鞭扑以取幹辦殊不知國  
家從簡易之理也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  
理不肅而成豈可慘刻虐下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徒  
傷和氣

咸平元年正月彗星出營室北二月帝謂宰相曰朕即  
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

其祥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自今避正殿減常膳

是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忠孝之誠始終如一當同心協力以濟王事齊賢曰古者君臣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帝曰國家之事務在公共審謹而後行之則無失矣况先帝所行之事各著規程但與卿等遵守而已

真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士大夫中或有名而無實者何言之相遠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為臣之節帝然之

臣從彥釋曰君子之所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呂端之言其幾於道者歟

真宗嘗謂宰相曰朕於庶官中求其才幹者尚多有之若以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行之門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忠孝能全者也

真宗嘗謂宰相曰臣寮中有被謗言達朕聽者訟之於眾似得其實然為臣為子鮮有無過之人但能改過知非即為善也况朝廷不以一眚廢人終身不用乎

真宗嘗閱兩省班簿謂王旦等曰近侍之列各有所長然求文武適用可委方面者亦鮮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旦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然觀前古進賢樂善者甚衆故人不求備亦不以小疵累大德是以人得足用今之朝之士誰則無過陛下無不保庇然流言衆多然亦擇於任使鑒其愛憎惟託聖明則庶無棄人矣

景德元年内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付閣門召對崇政殿在列者乘傳代歸

真宗采於朝論皆以廉幹爲首及以爲此詞業或觀其言論多慎於未可

真宗擇官判大理寺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選若官不稱職或有冤濫水旱灾沴自此而興因問幾品以上可當是任李沆曰執法之任不必限官高卑但有執守不回邪者可當此任帝然之

待制張知白求判國子監真宗顧謂王旦曰國庠無事知白豈倦於處劇耶旦曰知白知書雖乏利刃而涉道近雅諳練民政未嘗以身謀形言似介而清者帝曰執憲之官又未得人知白守道若此可充是選乃命以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真宗嘗以楊徽之夏侯嶠充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呂文仲充翰林侍講侍講更直侍讀長上設直廬於秘閣

日給上食珍膳夜則迭宿命中使劉崇超曰真當宿  
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口對誌訪或至中夜

景德元年邢州地震真宗問宰相知州為誰或以上官  
正對帝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靜  
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  
以鎮靜欽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諸王府侍講孫奭言牧民之官不可用有勢援者帝曰  
朝廷用人惟問才與不才耳豈得限以世家如其敗  
官自有常典雖勢援何害

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為朝廷屏翰者不  
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振撫一方威惠兼著帝深

然之

真宗嘗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  
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  
人俾令舉之因言外郡長吏奏舉管內職官慮有受  
其情託者宜依條約又州縣闕員甚多當選有清望  
朝官各舉所知庶得良吏用親吾民

祥符二年又謂近臣曰臣察赴外任有升殿者朕皆諭  
以所行之事期於振舉若不升殿者今當各以其事  
為誠勵詞摹印賜之仍御製七條以賜文臣一日清  
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責實五曰明察六曰勤  
諭七曰革弊俾刻石圖壁奉以為法



咸平三年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能先須察訪行實即許薦送

八年新及第進士授官入謝帝顧宰相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曰十得二三亦為多矣然遭逢盛時享此科級或才行兼備便為亨塗帝曰大都立身當官以持重為本戒於輕率也

帝性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子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或取其文辭有理趣

終南山隱士神放居東明峯專以講習為業太宗時嘗一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賜

錢帛等物令葬其母詔曰將使天下聞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勸而歸于善也五年帝召放賜對便殿命坐與語久之喜謂宰相曰放召對與語不山野訪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邊事久不對但言愛民而已夫賞一逸人可以勸天下之靜退者乃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真宗初即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五代孫延世命為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無使隳墮仍賜祭器經書金帛以遣之

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

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二賢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充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之名無以別異望封顏子充國公餘為郡公帝然之

臣從彥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不敢少忽者非以其為萬代之法故耶行之未幾而淺於學者智不及此乃請束緝以殺太重歷朝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聖皇帝之幸曲阜也

奮獨見之明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德之盛者也若章聖皇帝可謂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皇既追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以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顧時君所欲如何耳夫禮惟其稱而已矣而或者不論乃以周之陪臣為言豈知禮也哉

真宗初即位詔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臧否民間利病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苟言之弗用則過在朕躬若求之不言則罪將誰執田錫好諫真宗最重之嘗謂宰相李沆曰如此諫官亦甚難得朝政少有闕失方在思慮而錫至已至矣朕

每覽其章奏必特與語獎激之錫常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

咸平六年真宗詔田錫對便殿錫曰臣願陛下廣稽古之道為治民之要舊有御屏風及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取四部中治亂興亡之事可以銘於座隅為帝王鑒戒者錄之以資聖覽是以皇王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帝曰善卿可纂錄進來俄命兼侍御史知雜宰相言錫性本清介臨事不甚敏悟帝曰朕覽其章奏有諫臣之風當試用之

真宗自即位既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尹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

至便殿視事或閱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間夜則召侍讀學士諮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宮

咸平六年真宗幸金明池語宰相曰士民遊樂熙熙然甚慰朕心非承平豐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輒有科徭官吏秉法絕無煩擾信太平之幸帝曰朕以天下之人當務佚之至於勞民興師蓋不得已也今西夏未下尚煩捍禦然歷觀載籍自漢魏以至於唐四海無事固亦罕遇無事之際更宜詳思備預則無患矣

景德四年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民人安居曠土墾闢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念

二邊動煩經置但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戰兵推信以保安靖

祥符中帝又謂宰相曰朕自北鄙和好邊郵無事然居安慮危未嘗敢自暇逸每為文置諸左右朝夕觀之庶以自警也

咸平四年帝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秘書丞孫冕上言曰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况邊事煩劇聖慮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縱其保位甚非稱職唐景龍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官寮不能遵

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為君在乎任臣而臣在乎奉法萬機之繁不可徧覽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蓋在於此自古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別生凝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冕之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至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嗣宗又上言陛下躬親庶政十有五年小大之事一取宸斷自今望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務帝曰此頗識大體當降詔獎之仍出勤政論以示群臣宰相等請出示朝堂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  
歟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夫舜之所以無為者以百  
揆得其人九官任其職故也帝自咸平初以至祥  
符躬親庶政十有五年而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  
於詣便殿取裁事無大小一決宸衷故孫冕王嗣  
宗等得以言之昔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  
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周公舉以戒成王則  
昔之人非不貴勤也至周公作立政則曰文王惟  
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  
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曷嘗勞形弊智於事  
之末流哉唐杜黃裳對憲宗曰王者之道在修己

任賢而已若乃任賢而已若乃能能否非人王所自  
任故王者擇人而任之責其成功凡成必賞有罪  
必罰誰敢不盡力李唐君臣不足道也然黃裳之  
言猶能及此况興唐虞之治乎帝既以冕奏頗知  
大體又降詔以獎諭嗣宗可謂能聽言矣而宰相  
乃請以勤政論出示朝堂孔子所謂將順者豈其  
然耶

咸平五年將議親郊鹽鐵使王嗣宗奏言郊禮煩費望  
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傳郊謁廟蓋  
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真宗曰不惟典禮  
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

也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歲一郊牲用繭栗器用陶匏無甚繁費取其恭誠而已今三歲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賞賜士卒乃太祖一時之命後因以為例議者猶欲不給新兵以漸去之而兩府以下皆賜金帛何耶王嗣宗知財用數月而已固不足與議禮蒙正名臣也謂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且水旱無常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真宗之能守也不計郊壇一日之費事天之禮不可闕也若士卒賞賜可革革之兩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主於恭誠孰曰不可

神宗時河北災傷兩府乞不賜金帛而司馬光以為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乃引常袞辭賜饌事以難之非知言者也

景德四年內侍史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捷為知縣王因貪濁真宗曰內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固亦可獎然其密侍官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為厭伏當須轉運使審察之

臣從彥辨微曰察州縣官吏善惡自有常典又時遣專使辨其能否罷軟苛刻以聞而褒黜之足以為治矣崇貴使嘉州以其職分言之通傳詔命而已其還也曰某人廉幹某人貪濁則非其分非分

而言於理在所懲不然勿問可也用其言而使轉  
運使審察之是猶徇之也古之人拔本塞源其智  
慮深矣可不戒哉可不念哉

楊億在學士院真宗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  
見賜茶從容者久之因出文藁數篋以示億云卿識  
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  
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由是佯狂奔于陽翟是時  
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特寡合故惡之者得以事  
譖之帝性好文初待億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  
由此也

臣從彦辨微曰楊億文章擅天下真宗使慶翰林

則其備有文章而帝有億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以億之才藝其慶翰林之日非  
不久也不能納其君以文章融於性與天道使聞  
言得行何所歸咎耶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帝召群臣對  
崇政殿西序諭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以  
仁孝事祖宗恭已愛人夙夜求治是以干戈偃戢年  
穀婁豐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授秘  
文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然茲事簡冊所無又未審所  
諭之事啓封之際當屏左右不欲顯示於衆也帝曰  
天若謫示闕政固與卿等祇畏改悔若誥戒朕躬亦

當克己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遂啓其書讀之  
帝曰朕德微薄何乃天降明命昭灼若此旦等曰昔  
龍圖授羲龜書錫禹非常之應惟聖主得之陛下應  
天立極振古稱首上帝所以申錫秘檢示治國大中  
之道此萬世一時也改元大中祥符

臣從彥辨微曰昔堯舜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恐人神雜揉故也使天書之降果真有之蓋已非  
堯舜之治矣以理考之穹然默運於無形之中而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理也天豈諄諄然有  
物以命之乎遠求前古未之或聞驗庶民無所  
取信而王旦乃以龍圖授羲龜書錫禹比之使帝

之精誠一寓於非所寓可勝惜哉

祥符元年四月天書降禁中齋閣造昭應宮兗州父老  
僧道呂良等詣闕請封禪帝命宣諭之曰封禪大體  
歷代罕有難遂爾等所請良等進曰國家受命五十  
餘年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天降祥符以顯盛德固宜  
告成岱岳以報天地是時朝臣亦有讀者及知兗州  
邵晔亦率官屬奉表陳請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善  
乎王通之言也古者祭天有封禪者有之矣謂其  
理起於黃帝曰黃帝封泰山禪梁父則失之矣以  
唐韓愈之賢猶溺於習俗又况其下者乎本朝太



平興國中百官三請封泰山而迫於供頓之不暇  
祥符之初兗州父老詣闕陳請遂踵行之此亦當  
時用事者之過也夫堯舜三代之君所以稱太平  
頌成功者皆載在詩書詩書所無有則亦無所攷  
證故不以堯舜三代之君為法者皆妄作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五

集錄

遵堯錄四

仁宗

仁宗為皇太子時賓客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  
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真宗  
曰平時居內亦未嘗妄言笑也

帝既監國大臣會議必秉笏南面而立聽其議論謂輔  
臣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帝以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  
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曉上疏曰昔魯

僖二宮災孔子以為僖等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國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願思有以

上應天變帝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觀國史見章聖東封西祀及修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為奢侈謂輔臣曰此雖為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及修造者不得不任其責宰相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者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真宗時撰皇王帝霸論又撰良臣忠臣論等仁宗嘗觀之因謂大臣曰凡為臣當為良臣忠臣無為姦臣權臣宰相等奏曰願陛下行皇王之道而不行霸道臣等待罪宰相敢不奉聖訓

臣從彥釋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特大又曰霸者之民騷震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沒孟子繼之惟孟子為知霸王者也夫學至於顏孟則王道其幾之矣故知聖人之學者然後可與語王道不知聖人之學不可與語也不知聖人之學驟而語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也必惑而不信矣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

漢宣之言是也若唐貞觀中海內康寧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蓋亦假之者也神宗時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為之說又况其下者乎然則霸王之道要須胷中灼然當時宰相未必能知也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忠朴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而然帝復曰朕於諸臣記其大不記其小皆近世之名臣也

慶曆三年宰相呂夷簡有疾帝憂之使內侍勞問下

聞其未愈歎曰古人云髀可療疾信必有之因剪髀以賜夷簡曰以此為藥庶幾有瘳又使跪可以大用者數人久之道不能許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机子數以賜夷簡不敢受帝命二府即其家議政事

至和中秦執中罷相而文彦博富弼二人二人者久有人望一旦棄去朝士往往相賀歐陽脩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言文彦博等外議如何脩以朝士相賀為對曰古人用人或以憂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於是脩作彥博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紀至以憂卜而求賢孰若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蓋迷上進也

明道中宰相欲除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帝謂通示法制臺諫官須自宸選今不可壞弛祖宗法度臺諫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等恐懼稱死罪流汗浹背再拜下陛

太子中舍同正負王文度墓勒真宗御書賜紫服且求佩魚帝謂輔臣曰先帝嘗命伎術官毋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宜申明之其後文度又乞換正官出職帝曰伎術人若給一官則漸亂流品矣如舊制遷同正官而已

李淑為翰林學士其下帝曰父子同朝其李淑請班父

孔延魯為右正言法常遷官顯而為其父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勉求紫章服帝曰子為父請可從也特賜勉紫章服宰相等曰延魯誠足以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資孝治

仁宗嘗謂張士遜曰帝王之功在於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曰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才又使邪正分則二帝三王不易此道也

仁宗嘗謂近臣曰人臣雖以才適於用要當以德行為本苟懷不正挾偽以自然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等對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為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矣

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矣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士人貪厲繁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廢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諫官韓絳嘗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心而行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知州通判民之表也今審官院一以名次用人可乎宰相王曾曰不次用人誠足以勸群吏然須更為選任之法乃可遵行帝然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觀古者求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

其官而百姓得安其業今求治之路非不廣也而吏多失職未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今人才之少而世變之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稍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為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繇今夫州縣恃以為治者守令也察其能者使得久於其官而褒賞以勸之今所謂先務者無以過此遂詔今後守令有清白不擾而政績殊異有惠於民者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司同罪保舉再任中書別加察訪審如所舉即與推恩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於通英閣賈昌朝時為侍講

講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帝問其故  
昌朝以實對帝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世鑒戒何必  
諱也

臣從彥釋曰愚聞之師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  
通法也自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王不作而大道  
遂墜也故作此一書若語顏淵為邦之問是也此  
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而後世之  
為春秋者特三傳耳彼昌朝略而不說者果經意  
耶柳左氏之僻耶

真宗嘗覽前代經史據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  
十篇帝於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及侍讀丁度等講  
春秋讀正說中篇帝謂曰春秋所述皆前世治亂敢  
不鑒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度曰陛下德音若  
此誠天下之幸

帝每御經筵以象架度書策外嚮以便侍臣講讀  
仁宗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於瓊林苑遣內  
侍賜以御詩又入賜中庸書一軸自後遂以為常初  
帝將以中庸賜進士命輔臣錄本既上使宰相張知  
白讀之至脩身治人之道必命反復陳之帝傾聽終  
篇始罷

臣從彥釋曰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  
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中者天下之大

本庸者天下之定理故以名篇此聖學之淵源六  
經之奧旨者也唐之間讀之者非無其人然而  
知其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其書賜及第進士  
王堯臣等厥今遂有知之者昔者堯舜相授不越  
乎此而天下大治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將以  
啓悟天下後世故耶

皇祐中宗室叔韶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文中等賜進  
士及第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帝謂曰宗  
室好學無幾爾獨能以文章進士及第前此無有也  
朕欲使天下之人知宗室中亦有賢者爾勉之無忘  
進學

天聖初仁宗薦享景靈宮太廟及祀圓丘大禮使王曾  
言皇帝袞冕執圭酌獻廟則七室每室奏樂章圓丘  
之樂則六變陟降者再恐難立俟請節之帝不可曰  
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皇祐二年大饗明堂帝每遇神主行禮畢即鞠躬却行  
須盡縛位始改步移向贊導從升者皆約其數令侍  
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者悉安徐謹嚴毋忽遽失  
恭質明而禮畢方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云

仁宗嘗謂輔臣曰今公卿之家專殖產業未聞有立廟  
者豈朝廷勸戒有所未至耶將風教陵遲訖不可復  
耶當攷諸古制議其可施於今者行之宰相等曰陛

下慶曆初郊祀赦書嘗許群臣立家廟矣有司不能推廣上恩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王公薦享下同閭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恬不為怪睿心至意形于歎息臣實愧之夫子親廟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為孝矣殖產營利或與民爭利反不以為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是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為孝也於是下兩制與禮官叅議情夫有君無臣久之終不克定

仁宗一夕既寢聞樂聲命燭興坐使內侍審之曰饗樓百姓飲酒樂聲也帝欣然曰朕為天下父母得百姓長如此足矣聽徹乃就寢

吏有過失或枉殺人者終身不忘其名他日有司論赦擬官輒曰此人曾非法殺朕赤子忍殺使從殿政乎仁宗愛民恤物出於聖性出於斷獄必求以生嘗謂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刑罰乎

至和初京師大疫帝出犀二株付太醫合藥以療民解之則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馳奏曰此犀之美者請以為御所服帶帝曰朕以為帶曷若以療民疾乎命立碎之

仁宗愛重民力其於宮室池臺尤謹興作三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宮故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用此以資游觀之侈哉



景祐四年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所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帝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如有食恐陛下乾剛之道有所虧而致惟修德可以免之帝曰卿言極是不如自責以答天變

慶曆六年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異亦當自修警况因譴見者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失示以勅戒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敢不祇畏奉承之

壽州長史林獻可上書論國家休咎之事帝謂輔臣曰

朝廷政事得失在於任人得賢則治否則亂若堯舜之世雖有災異不爲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爲福今小人多託虛名以爲直規求進取不可不察也

知無爲軍茹孝標嘗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每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豈足尚哉孝標特放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此聞

天聖七年契丹大饑流民過界河監司以聞帝謂輔臣曰彼雖境外之民皆朕赤子也盍多方賑救之乃詔契丹流民所過人給米二升分送唐鄧襄汝四州以間田處之

慶曆中仁宗謂輔臣曰自元昊請和西兵解嚴然大戎

之心不保其往深慮邊臣浸失爲備可詔陝西河東  
經畧及北京夏竦密戒所部遠爲斥候廣蓄儲廩  
訓練士卒繕葺城池如對嚴敵焉庶無倉卒之患

天聖初監脩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  
採太宗與群臣問對之語爲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  
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釋簡易事迹不  
入正史者命史官別爲一書與正史並行帝從之詔  
呂夷簡專其事書成今所謂三朝寶訓是也

慶曆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言臣歷觀古帝王理天下未  
有不以法制爲首務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  
可濟也宋有天下八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  
立制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  
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頽紊隨事緣更兩府執政  
便爲成例施行於天下咸以爲非而朝廷安然奉行  
不思剗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空匱吏貪冗而政道  
缺賞罰無準夷狄外侵寇盜充斥如此百端不可悉  
數其所以然者蓋法制不立淪胥以至於此也臣今  
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尋討久來諸司所行可  
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庶  
幾元綱稍振弊法漸除此守基圖救禍亂之根本也  
帝嘉其奏命歐陽脩等四人同共編脩詔弼總領之  
分別事類凡若干門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之相類

者止釋一事書成今所謂太平故事是也

臣從彥釋曰仁宗承平之久紀綱不振蓋因循積習之弊耳然能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至于今稱之以德意存焉故也况德意既孚于民而紀綱又明則其遺後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奮然欲追祖宗思刻革也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嘗遣內侍往泰山茅仙禱祈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為宋第四帝耳內侍問王真人者何人異人曰古之燧人氏是也時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訖生於夫人覺而奏其事真宗甚詭及帝生大光屬天生氣蒲室帝方五六歲常持槐木片以筋鑽之真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爾真宗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信不虛爾

臣從彥辨微曰二氣五行交運雖剛柔雜揉美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氣之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帝王下至庶人無不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證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證者也無證而言啓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或曰高宗夢得說載在商書古人不以為非何耶曰高宗賢君也傳說賢臣也

以至誠之君思得賢臣故夢賚良弼理亦有之此亦感通之理也今其言曰皇后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託生於夫人則非理矣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宗初選郭氏為皇后甚有姿色然剛妬無子又嘗與向美人爭歐帝以為不可母天下廢為庶人右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諭后失置之別館擇嬪妃老者勸道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閣論列帝遣中人押送中書商量宰相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姿堯舜相公柰何以

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孔道輔又極論其不可明日留班與宰相廷辨是非仲淹等得罪后遂廢居

### 瑤華宮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終身不變者也禮有七出為大夫以下者言之天子無廢后之文諸侯無廢夫人之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采擇之法在審其初而已所以防色慾窒讒

聞杜僭亂治亂禍福之機在於此矣仁宗時郭后以無子願避后位入道理之所不可者也故仲淹等爭之至伏閣論列當時執政之人不知以堯舜待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可勝惜哉

郭后廢之明年章獻明肅皇后服未除而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宰相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官家春秋盛郭后向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止之

臣從彥辨微曰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禮天子諸侯不再娶說者謂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故無再娶之禮唐啖氏亦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故春秋之法仲子不得為夫人由是言之則天子可知矣明道中郭后入道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其累盛德蓋不特章獻服未除也後之為君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景祐中太平日久仕進之人皆依託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風又臺官言事瑣碎不根治體多挾仇怨以害良士一日帝謂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與避於朝士庶人相與避於道下至漢文之時耻言人過今士人交誣浸成黨與乃下詔戒勅之詔既下邪柔者頗愧焉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仁聲有以異乎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此不可不知也夫天子所為要須有以風動天下如漢光武起循吏卓茂而以大傳處之魏以毛玠為尚書唐以楊綰為宰相是也區區命令非所以感人也彼漢唐之君何足道哉然一時之間所為合理尚足以感動況以堯舜之道

革易天下者乎

慶曆三年帝以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富弼副之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才以更改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十未及一而小人權幸者皆不便明年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臣從彥辨微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久矣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早殊為相群賢在朝天下拭目以望太平而富弼等各條具其事以時所宜先者方施行之歐陽忞又以天子更張政事憂懼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重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可謂一時之良而切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

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權幸不得以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母乃有未至耶致治之難古今之通患也可勝咤哉

誕節太祖曰長春太宗曰壽寧真宗曰承天仁宗曰乾元英宗曰壽聖神宗曰同天哲宗曰興龍

臣從彥辨微曰誕節古無有也自唐開元中源乾曜等啓之耳說者謂唐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節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明皇享國日久此

以下闕文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五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

集錄

遵堯錄五

李沆

太宗時以著書佐郎直史館賜五品服雍熙中左拾遺王化基言曰臣聞帝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可并命為右補闕知制誥沆位二人之次特升于上宗幾召入翰林充學士賜金紫弼遠獻可多沃心子知其才乃有意於大用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叅事帝乃循名責實沆勵翼一心將明庶政名聞人無僥倖四年以本官罷去

真宗即位拜戶部侍郎知政事明年以本官平章事  
沈在中書未嘗密進言帝詰其故沈曰臣備宰相  
相公事當公言之苟皆同則豈有啓奏非謹即佞臣  
每嫉此豈復自為之耶帝笑之

將詔庶官上封直言有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帝覽  
之不悅謂沈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  
警之沈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  
則留中可也况臣等非才備員之儻蒙見黜乃是  
言事之臣有補朝廷帝曰卿真長者耳

臣從彥釋曰自古諫官論事執政者多忌之又惡  
聞過失杜塞天下之口惟唐之裴垕與李沆二人  
不然垕之相憲宗也諫官有論事者垕必使  
盡言而章聖時有指中書過失者帝欲責之沆曰  
朝廷比開言路顧言之當理與否耳歸咎於已而  
自謂非才非忠於事君以天下國家為一體者其  
孰能之

咸平五年春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因命舉酒賜  
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沆辭避  
至數四訖不受帝為之色變翌日王旦謂之遂巡語  
及力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  
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為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  
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沆觀之聖性



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為方士所惑沈  
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

景德初北戎寇邊沈當居守之任坐鎮京國令行禁止  
不戮一人使天下無南顧之憂同德一心光輔大政  
明年進門下侍郎王旦前此已任參知政事及是西  
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無虛日每延吏盡訪王命急  
宣或至盱眙不遑暇食旦謂沈曰安得企見太平吾  
輩當優游燕息矣沈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  
異日天下燕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  
哉

臣從彥釋曰常人之情方當有警時不能隨事應

酌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則怠忘而不知變生無  
形沈以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  
安未必無事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

沈內行修謹識大體外居大位標賓客常寡言馬亮與  
沈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因以語維維乘間達亮語  
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  
奏了無壅蔽多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計北有  
強虜西有戎遷目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  
搢紳中若李宗愕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  
不措

丁坐起拜揖尚周章失  
有何可採而與之接

語耶苟屈意與相親則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沈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足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議者謂此正唐人陸象先庸人擾之之論也

臣從彥釋曰李沆之言以常人觀之甚得太平宰相之體必不至若張湯輩取祖宗法度紛然更張以擾天下之民然太宗好論錢穀呂端寇準等不能言而張觀能之真宗崇信天書王旦等不能言而張奭能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可厚誣以天下皆無人堯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況其下者乎

此則沆之失也

沆之相也是時丁謂尚為兩制寇準屢薦之未及進用準一日言於沆曰如丁謂之才搢紳無幾相公不用何也沆曰丁今已為兩禁稍進用則當國矣若此人者果可使當國乎準曰然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沆曰唯唯行且用之他日願勿悔也及謂秉政未幾而準有南遷之禍

初沆當無事時常與王旦語及方士之說及西北二方有警又曰異日天下宴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其後北鄙和好西戎款附不十年間西祀東封且講禮儀治財賦力不暇給追憶其言使人即其家圖

像拜之服其先識

寇準

太宗時以通判鄆州召見帝謂曰知卿有謀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擾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帝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已自有兵甲恐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礼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但一黃門力爾帝以為然東宮服事遂廢之

太宗久不豫時準在魏驛召還門以後事準謝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敢與也帝曰以卿明智不阿順故以

問卿卿不應辭避準再拜請曰臣觀諸皇子誠無不令至如壽王得人心深矣帝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躬行告廟及還六宮皆登御樓以觀之時皇后在焉聞百姓皆歌呼曰吾帝之子年少可愛后不憚歸以告帝帝召準責曰萬姓但有太子而不知朕卿悞朕也準曰太子萬世祀社稷之主若傳之失在人誠為可憂今天下歌其得賢臣敢以為賀帝始解自是眷注益厚累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真宗即位併三司為一使始命準為之景德元年同平章事會契丹寇澶淵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圖西南之幸準面折之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

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耳不足取也今虜涉吾地莫敢前却陛下若親征賊當膽裂惡在他圖哉帝至澶淵賊猶未退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若今登城禽賊必矣帝從之將吏驩呼萬弩齊發射殺賊將王統軍者軍聲大振賊勢蹙遂乞通和帝以問準準畫策進曰如能用臣此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恐賊心又生矣帝曰君不忍生靈受困不如聽其和蓋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虜遂得和準在軍中詔令有所不從乃事平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豈得事成之速哉帝笑而勞之曰卿願為誰刀舌準澶淵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

至于城下人情詢詢帝使人微覘準所為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臣從彥釋曰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賢不可責備若準多私意強辨誠可惡至契丹寇澶淵折陳堯叟王欽若垂譟之謀勸帝親征赫赫一大功於世蓋非庸庸者所能及也非才各有所用故耶

準好賢樂善於知人尤明其所推薦若种放孫何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嘗語其親厚者曰丁生誠竒才然殆不堪重任其後自求興軍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丁謂為佐一日會食政事堂羨汚準鬚謂起與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親為官長拂鬚者乎謂顧

左右大愧恨之帝既倦政而丁謂姦佞迎合太后有  
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曰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  
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不謀若  
丁謂負才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以輔  
少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流涕帝命中人扶起慰  
謝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  
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臣從彥釋曰古之用人以德器為先才大而德不  
足祇為累耳準始薦丁謂於李沆沆不可準曰  
丁謂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及謂當  
能容之斥其挾姦不可以輔少主遂取

準之南遷可也然使謂無所忌憚得結雷允恭以  
圖不軌皆準之由後之為大臣者貪人之才而不  
究其德可少戒哉

初真宗問兩府曰朕欲得一人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卿  
等擇之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準曰為何文字  
曰例簿也準叱之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則  
安用我輩哉夫壞國政損王道正由中書胥胥檢例  
耳準在中書凡有為多不用舊例皆此類也然三入  
相而不能久於位者多以此為累

帝方不豫謂侍臣曰能成吾子為帝而不朕虞者惟寇  
準李迪可矣

王旦

真宗時累為翰林學士人謂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帝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景德二年拜平章事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納誓納願守河西二邊兵罷不用帝遂欲以無事治天下旦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謹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群工百司各得其職

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已而以民飢為言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乞以詔書責之帝以問旦旦曰不可請降詔書諭之曰爾士災饑朝廷御遠方固當賑救然邊塞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

持今勅旨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可自遣衆飛輓帝大喜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

時契丹征高麗帝語旦曰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飯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如高麗使來乞師即語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款存撫之亦不須以聞

帝一日謂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功也旦曰祖宗平一區宇每興功勳衆皆非獲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蓋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

賞威望既盛即須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功名輕議兵戎不可不察也

臣從彥釋曰師旅之興必有謂也在易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蓋謂戎夷猾夏寇姦宄以害生民不可懷來也然後奉辭以討之猶之禽獸在田侵害苗稼然後獵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不然則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蓋明其罪而討之也書有甘誓費誓詩有采薇采芣亦以此也後世失之乃有和戎克定之說至漢武帝時韓安國王恢爭辨紛紛不足尚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及其為中國患

也則亦驅之出境而已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為害則獵而取之不卹也易之言是也此聖人之格言萬世不易之理也王旦之對章聖皇帝也善則善矣然其理未明其事無證謂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不能自保功名是亦利之而已矣豈知言哉

祥符八年帝謂旦等曰人言中書罕言事稀接賓客政事亦多稽留旦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事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動輒進止外人不知是臣等無漏言也稀接賓客誠亦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切要藩郡知州及非常委任

者臣等未嘗見其有携牘至中書者多是徵求恩澤  
大約中書事簡加以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循常  
細務應報或有緩急亦無踰日限此外思慮不至事  
有未便不免重煩聖斷耳帝再三對諭之

常因便座奏事帝語及一省郎姓名且曰斯人復行  
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權且等皆素知其  
為人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令俟歸朝權以為  
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會外計闕官曰郎  
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其人投刺來  
謁曰以方議委任辭弗見詰朝入對兵道本末請授  
以轉漕帝默然不許退而歎駭者久之乃知昨暮造

請雖弗見已為伺察者所糾矣每戒同列以私謁之  
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臣從身釋曰人主於宰相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若  
謝必言之辭矣且以外計闕官除一轉運使且大

臣所嘗共薦者帝用伺察者之言而不聽非至誠  
委任大道也夫君臣一體者也為且計者苟情有  
不通當力言之以除壅蔽可也柰何以私面之謙  
欲自免於悔吝天下之事有人公一轉運使者多  
矣每每如此則其為悔吝可勝言哉此且之失也  
且在中書帝獨倚任凡有議事帝必曰曾與王旦議  
否事無大小非其言不決自景德以來襲二聖休德



之後謹守成憲務在安靜外無夷狄之虞者十餘年  
兵革不用議者謂得太平宰相之體

且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以其官  
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  
樞密使當罷使人求使相且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  
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  
何以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  
及

且任事又有於上前謗之者輒引各未嘗自辯至他人  
有過失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築王宮火延前殿  
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且獨  
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  
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庸知  
非天譴耶由是坐者皆免

且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詠言者以為不可帝以問  
且且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成規若他人徃必妄有  
變更矣帝然之言者亦伏且之能用人也

宦者劉承珪以恭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以語  
且曰承珪待此以愼且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  
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真宗景德中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朝廷與契丹修好  
詔遣使以北朝稱之曾抗疏論列當稱契丹不當稱  
北朝帝尤加賞激朝論聽之然使者已行遂已累遷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帝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為景靈宮  
使不拜忤旨罷政出知南京曾之罷也日往候故太  
尉王旦屬旦疾困辭弗見既而語之曰王君介然他  
日勲業德望甚大顧某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  
辭避景靈宮使拂帝意然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  
所懼某自循省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感  
縮不自容以是知其器度矣

天禧二年召為平章事初真宗不豫者久之莊憲太后  
方有臨朝之望仁宗居儲邸於資善堂決事物議籍  
籍咸有所去就會曾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沖  
幼非中官不可獨立中官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  
附矣惟演以劉氏之姻亟入白之兩官由是益親遂  
無間言

臣從彥釋曰周成王嗣位之初攝政者周公而已  
炎漢以來乃有太后臨朝之事而後世襲其例遂  
以兩官稱之或曰二聖皆非治世典禮也天禧中  
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蓋毋后聽從小人之利此  
安危禍福之機也而世常蹈之何耶若曾之言蓋

亦救其末而已

乾興二年以章聖遺制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未定丁謂每欲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衆議以為不可上下隔絕中外惴恐曾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坐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議既定人心乃安

景祐元年拜樞密使遷右僕射門下平章事曾始參大政屬太尉王旦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告之曰此人其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其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全坦然中外皆懷曾嘗誌之及執政之日遵行其言人皆心服臣謹考釋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無間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其業煥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迫之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休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王旦章聖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

曰某人才某人賢不驟進也此真救弊之良圖也  
言之當國也遵行其言人皆心服非已行之驗故  
耶

曾德器深重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二兩句者莫不  
榮之是時言為諫官因納劄子曾忽云近日錄見  
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納筆多是擇利  
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耳後琦果  
為名臣

尹洙初入館編校四年欲得一差遣遂到中書援錢延  
年例曾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列耶洙終  
身以為愧恨其畏之如此

事問  
耳曾亦志之曰恩若已出仲淹憫然曰夫  
退而嘆曰真宰相也

臣於其釋曰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言之人  
有奉之至於同朝而人不以為德有廢黜之終其  
身而人不以為怨者合於至公故也故舉一賢使  
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勉夫一不肖使天下之  
人知如是者皆可懲無非教也夫以明楊士類為  
宰相之任此諷言也曾否之曰恩若已出慈使誰  
當則是避嫌者也避嫌非至公之道也仲淹聞而

嘆之蓋亦得之於初而失之於末矣

曾嘗語人曰昔楊億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竊欽佩之苟執之不淪夷險可以一致及當國內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卹之以金帛終不以名器私所親

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七

集錄

遵堯舜六

杜衍

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京兆軍初夏人叛命天下若於兵自陝以西五州吏緣漕濫調發督追民至破業不能是往往自輕投水以死及衍至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任汝不勞爾心為之區處計校量物有無貴賤適宜遠近實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責車牛芻秣宿食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費者十一六七



賀曰陛下為宗廟社稷發此盛德之言天下幸甚臣  
敢不奉詔退坐中書召當直史官具道聖語使書之  
韓琦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鉸上詔矣

衍執政不久才百日輒罷去衍之罷相也以太子太保  
聖君然聖眷不衰及將祀明堂帝謂文彥博曰朝廷  
耆老之在外者朕欲致之以相大禮因以示古人尊  
事黃耆之意乃詔衍與太子少傅任布等二人陪祀  
衍以羸老不任就道具表謝以不得與觀盛禮為恨  
帝復優詔勞之後王洙謁告歸南京入辭帝曰杜衍  
在彼卿為朕問其安否

韓琦嘗語人曰杜祁公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為善既知

其人無復有毫髮疑問者始某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其輒論難一二事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則曰某長渠三十歲耳尚有誤耶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但曾經諫議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不以必出於已為勝賢於人遠矣

臣從彥釋曰出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已而惡人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以出乎衆為心則以其不大故也唯大為能有容善者共說之不善者共改之宜無彼已之異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

若衍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為善不以必出於已為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衍為人尤潔廉自尅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為重其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則簡而易行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



韓琦

仁宗景祐中擢左司諫是時宰相王隨陳堯佐皆老病不和中書事多不決參政韓億石中立又頗以私害公琦連疏其失久之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帝迫於正論於是同詔罷執政者四人琦既攻退四執政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臣從彥釋曰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安危治亂是非得失必有至當之論至正之理而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其總一也至於宰相或取充位則臺諫不可以無言臺諫或非其人則宰相不得以緘默趨於

而巳矣夫台諫之職也人亦由於正人又以私害公琦為諫官人帝由於正人此其職也朝議公以知制誥罷其盡言則非矣夫臺諫官正可以觀人其德量足以當大任者莫不皆見可則用之不可則去之及有骨節然以知制誥寵之哉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若琦之言則是也非有大器識者其孰能之

曆中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方琦左右大臣以經太平之務琦自得選勅羣吏百司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是時范仲淹富弼與琦



原件短缺

同在二府上前爭事議論不同然下殿來不失和氣  
如未嘗爭也議者謂琦等三人輔政正如推車子蓋  
其心皆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

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大臣顧避  
莫敢言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  
言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  
定立何不擇宗室賢者而定之以為宗廟社稷之計  
乎不聽他日又進言之乃以英廟判宗政寺琦既得  
請許立嗣矣而宮人宦者環泣於內大臣小臣咸  
以外帝意復動臨朝然然不樂琦每同  
所容也消英廟謙

日盈於前一從頭看者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  
憂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  
嘗觸事者

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廟山陵使既還引故事  
固請罷遂以節鎮出訖熙寧八年凡兩判相州一判  
永興軍一鎮大名王安石用事嘗上疏極論新法又  
論青苗其言切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  
乃已之

琦之為諫官也凡中外事苟在所知未嘗不言其啓迪  
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  
其在相府也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

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放過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嘗自言作相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者須要包忍不然不可一日處也

歐陽備在政府時有自陳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至琦作相從容諭以不可之理同列有不相下者語嘗至相擊琦待其氣定每為平之使歸于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

比都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甚壯琦之來也得旨備護之既而客有勸以此詩進者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諭其意及韓絳來遂摸本進琦聞

之數曰昔豈不知此耶顧上方銳意西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

初富弼嘗薦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琦不聽弼曰若安石經術才行乃不用耶曰安石經術才行其所滿知此人豈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已而果然在相州時雖老病不忘社稷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憂見於色或至終日不食

臣從彥釋曰王安石以高明之學卓絕之行前無古人其意蓋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觀之可謂名世之士矣故熙寧初富弼屢薦琦乃謂此人不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其後安石入翰林每奏對黼座之

前惟事疆辨及其大用也變更祖宗法度創為新  
說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鑿其耳目毒流  
後世嗚呼異哉所為貴於鑑明者為其不可以形  
遁也所為貴於衡平者為其不可以輕重欺也觀  
李沆之於丁謂琦之於安石不啻鑑衡然不知二  
人獨何以見之如此其審此其可貴也已

范仲淹

仁宗天聖初擢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至日大會前殿帝  
將帥百官為壽仲淹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  
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及太后崩有遺命立楊  
太妃代之仲淹曰太后聖母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

罷其冊命是時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還會郭后  
率諫官御史伏閣下爭不能得貶知睦州

仲淹自睦州徙知蘇州歲餘以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  
制召還論事益切執政者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  
繁劇而使也議之不暇也仲淹明敏決事如神事日  
益簡乃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時宰相得君權  
無與比或以已意任人人不敢言仲淹因對而言曰  
君當任人臣當任事若進用賢傑選擢近輔顧出自  
聖意不宜專委宰相帝曰我不能盡記卿可作一文  
書來仲淹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  
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不察由是呂丞  
相怒至交論上前坐是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  
貶黜猶輕歐陽脩貽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以  
朋黨出黜於是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播其事仲  
淹之知開封也嘗曰侍臣當輔翼天子之政教固宜  
朝夕論思以圖稱職如開封乃一郡之事耳政使如  
趙張輩功績何足為報

臣從彥釋曰帝王之興尋常所謂才智藝能之士  
之以效一官一職者非無其人於千官百辟中求  
其最者若無善澤民以天下為心不忘王室者何  
其艱哉仲淹以待臣命知開封謂趙張不足為惟

以輔翼天子政教為念則其賢可知也已傳曰器  
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仲淹有焉

寶元中趙元昊叛帝以仲淹才兼文武以復職知永興道  
授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  
朝廷擇將皆畏不行仲淹奏請兼延安事以待寇至  
帝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遣六將軍俾領之日夕  
訓練號為精兵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  
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可欺

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  
仲淹每進見帝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一朝可也既

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開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仲淹皇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餘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勸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勸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仲淹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左右會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族於是麟府奏警仲淹乃有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動

初晏殊杜衍皆居相府而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仲淹與韓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之仲淹撫股謂琦曰為此鬼怪革壞了也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

臣從彥釋曰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當大有之時善者揚惡者遏不使並進固君子所以順天休美之命也然忠佞大分善惡察察不知有包荒之義則小人權倖者將無所容而交結黨扇何憚而不為也仁宗時群賢在朝石介作聖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失之於此此仲淹等之所以見忌而太平之功不成抑有由矣嗚呼仲淹可謂明也已

仲淹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時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在慶州時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廬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興將常不相識仲淹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方元昊窺邊其主謀張元鞏聞朝廷命將若韓琦等但嘻笑而已獨聞仲淹至則相顧有憂色

### 富弼

仁宗時以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燕徹樂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不從及北虜行之帝以為悔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臣從彥釋曰宰相以天下為己任者也推公心由直道務使下情通以防壅蔽不亦善乎而惡聞忠言則其人可知已仁宗時執政者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請除其禁此亦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之意而治亂之機也

自西方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曰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



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  
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浦亦  
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  
領帝曰軍國之事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  
遽變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  
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此宰相避  
事耳非畏奪權也

慶曆三年兩除樞密副使弼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  
事邊備漸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  
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  
政因以誥納上前逾月復除前命弼不得已乃受時

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社銜為樞密使韓琦  
與弼副之歐陽脩余靖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弼  
既以社稷自任而帝獨責成弼與仲淹望太平於暮  
月之間數以守詔使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弼等  
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  
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與仲淹各上當世  
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  
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  
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小人既怨  
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之者帝雖不信弼因保州賊  
平未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至和中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弼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務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神宗熙寧元年拜左僕射平章事弼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是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

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汙亂之機也弼書數千言雜引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時方苦旱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親書詔答之曰敢不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弼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弼始見帝帝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

是年八月弼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時王安石用事行青苗弼以  
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  
請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也提舉常平趙  
濟劾弼以大臣格法新法行當自貴逆始若置不問  
無以令天下乃除僕射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  
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弼雖居家  
然朝廷有大利害無不言

弼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  
則小人必勝薰猶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  
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注辨

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  
黨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必遂肆毒於  
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臣從彥釋曰堯舜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者  
以其舉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與小人相為消長  
雖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無小人亂世不能無  
君子唯能辨之使各當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  
之所守者也故進君子遠小人則為宜其職忠佞  
雜處小人在位則是曠職矣天子而曠職則亂  
亡而已矣故秦之亡也以李斯漢之亡也以張禹

唐之亂也以林父國忠其亡也以蔡叔不可不察也富弼之言其後王之龜鑑歟

